

# 柳下嬉戏 桃源梦

■徐显龙

周臣，职业画工，没有留下明确的生卒年（一说卒于1535年）。人们通过他的师法（马远、夏圭、刘松年）和学生（唐寅、仇英）确认他的存在，以及其在明代、吴门与美术史上所处的坐标点。

对于一个没有多少生平故事的画家，我们反而更能以单纯之眼观他的作品本身，并随意发生想象，做出自己的解读。

眼前展开的，是《闲看儿童捉柳花句意图》，原典出自“谁能更学孩童戏，寻逐春风捉柳花”（白居易）与“日常睡起无情思，闲看儿童捉柳花”（杨万里）二句。白诗有着惜别时光的憾意，杨诗则散淡熨帖，说明他们的心态已经处于人生的秋季或冬季。

但这幅画，却让人眼前一时明媚起来。

观其笔墨，体感几乎能感受到清风的慰藉。远处山体染得干净剔透，几乎能通过视觉的清凉空灵，而嗅到午后空气中弥漫着的芭蕉清气、栀子香味。一片平涂的湖水，潮润润的，泛着含蓄、渺远、深沉的光，氤氲着水气，令峭拔的群山在隐与现中轻盈、婀娜起来。前景小丘上的灌木枝条，中锋侧锋快速转换，酣畅淋漓，充满节奏感与艺术趣味，呈现出蓬勃锐利的生长姿态，总算没有辜负暮春初夏的暖阳与雨水。这闪电般的运笔轨迹，仿佛刚刚完成——我看到，画家在收笔后，蓦然长舒一口气，得意地笑了。

在图式上，前景丘山呈半圆形，宛如桃花源的“豁口”，平添了脱离尘冗、处江湖之远的层次况味。丘山走势顺时针而上，视觉也在跟着生长，一直游走到画面上部，与群峰一起亲吻浩大而冷静的虚空。画面中部，柳树适时蜿蜒垂下，收住了势，呼应着孩童上扬的手。占边占角，又轻松平衡，深得马夏之法。

柳絮，柳树开出的花朵，从茂密的母体中脱胎，载着繁殖的愿望，在时间的海洋里轻盈滑行，在日光的照耀下灵动闪烁，在气流的抚摸中飘扬旋转，寻找着彼岸的沃土。三个孩子，年龄不一，身高不同，姿态各异，但在这初夏的雪中，都有着难以抑制的兴奋。或迎，或追，或赶。衣纹抖动着，袖子落下，露出肥嘟嘟的手，抬头，眼睛乌亮地张望，一时将画面的纵深感扩张开去，而在上方，小孩的目光又被柳树慈爱、温柔且恰到好处地收束。看着这画，几乎可以听到孩子们玻璃般脆亮的声音在山水间回响。他们陶醉其中，全然没有注意身边的长辈已经午睡醒来——或许是被他们惊醒的。

柳树掩映下，有竹篱、茅檐、蕉窗，真是清幽住处。屋里的竹篾席子兴许还带着体温，而男子的白色直裾长衣汗湿着。他显然还没有从梦里完全苏醒，肉身比山体更为沉重，意识一片混沌，故而一脸茫然看着三个孩子在玩耍。动与静，沉重和轻盈，对比着，展现着无穷的张力。

久视这幅画。一位成人，三个孩子，仿佛处于两个平行世界，互不干涉。或许，这个场景就是梦的本身。这位成人在“桃源梦”里看见的孩子们，许是自己儿时无忧无虑、好奇万物的情态。而他，分明已经处于人生的秋季或冬季了。

回看原诗作者的生平，白居易晚年居住在洛阳，与百岁老人李元爽和九十五岁禅师如满等人雅集香山，号称“香山九老”，生活闲适。杨万里早年主战，晚年致仕不出，避居乡里，筑园，莳弄花草。周臣也绘有《香山九老图》《桃花源图》。每一个人心里，都有着隐山遁水的桃源梦。



明 周臣 闲看儿童捉柳花句意图

116.6x63.5cm 绢本 立轴 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